

# 在新西兰拥抱自然

开车从位于北岛的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到罗托鲁亚,大约三小时路程。车开出奥克兰不久,蓝天白云下不断出现连绵的牧场,绿色或青黄色如绒毯般的草场,点缀着白色的羊、黑色的牛、栗色的马,风一吹呈现出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景,真是让人心旷神怡。

罗托鲁亚虽不足七万人,却是新西兰第七大城市,也是新西兰著名的旅游胜地。地震与火山对这里的大自然有着最精心的雕琢。再加上特有的人文景观,罗托鲁亚成为镶嵌在北岛火山湖畔一颗璀璨的明珠。这里温泉遍布,一进入市界就看到白雾缭绕,四周散发着浓浓的热气和硫磺味。罗托鲁亚湖面积有二十三平方公里,这里湖光潋滟,山色迷离,黑天鹅在湖中戏水,海鸥在空中飞翔。湖边的市政公园附近有一个政府温泉,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,我们当然也不会错过这难得的机会,泡温泉、赏湖景,怡然自得。

法卡雷瓦雷瓦森林公园,在罗托鲁亚



市郊,是一大片人工栽种的红树林。走进林中,宛如步入梦幻仙境。只见参天大树拔地而起,足有七十多米高,枝繁叶茂,遮天蔽日。我们一早过去已有不少人,在这里晨练,踏着道路上的厚厚落叶,就像走在地毯上一般,柔软而有弹性。有一棵横倒在地上的却不朽的树,在上面又长出了六棵参天大树,仍然伟岸挺拔,枝繁叶茂,不少人在这里留影拍照。据同行的秦先生介

绍,这些红木树,是新西兰一百多年前以高昂的价格从美国加利福尼亚买来的,新西兰人在环保方面的重视程度之高、力度之大令人赞叹。

新西兰南岛面积虽然比北岛还大,但人口还不到北岛的三分之一,景色一点也不比北岛逊色,而且显得更加宁静。南岛最大的城市是基督城——克莱斯特彻奇,人口有三十多万,又名花园城。据说,1850年第一批英格兰人乘坐四艘船才来到这里居住。它地势平坦,全城充满浓厚的英伦风情,古老的建筑、雄伟的教堂构成了生动的艺术之区,可惜经过几次地震这些建筑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。安静的雅芳河蜿蜒流过城市,市中心的植物园一年四季都是繁花似锦。在这里,城里城外、山顶、港口,甚至家家户户的小花园中,到处都能看到绿意盎然的景象。

那一天,下着细雨,我们开车从基督城去皇后镇。新西兰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一样,靠左行车,路上很少看见警察,也没有电子探头,人们都很遵守交通规则。我们

走走停停,不时下车拍照,沿途所见尽是美景,山涧河谷长满绿树,冰川、湖泊、草地、牛羊,美不胜收。

皇后镇位于新西兰南岛的瓦卡蒂普湖北岸,是一个被阿尔卑斯山包围的美丽小镇,也是一个依山傍水的观光胜地,这里有壮美的湖光山色,因此成了不少电影的外景拍摄地。美丽的瓦卡蒂普湖风光旖旎,远处的高山顶上白雪皑皑,山坡上绿树成荫,深蓝的湖水旁则是盛开的樱花,变化万千的景色令人称奇。我们坐上100多年前的蒸汽船,据说这种船至今还在运行的仅此一艘,航行四十多分钟,来到位于湖西侧的高原牧场,欣赏牧羊犬如何驱赶羊群,观看牧羊人如何快速剪羊毛,非常有趣。中午到了,端上一盘新西兰美食,再配上一杯当地的葡萄酒,边吃边看,只见湖水清澈见底,干净得可以直接饮用,两边山上一片翠绿,湖中倒影清晰可见,成群的水鸟时时飞,此情此景,美轮美奂,让人流连忘返。



## 下雪白

◎剑秀

一场大雪酝酿很久,终于娇情地来了。这场雪是有预兆的,气温沉闷几日,给出了预期的信号,又似乎在考量人们的耐心。晚间时候,她试探性地悄然洒下几串雪粒,终归是有些小家子气,扭捏的姿态不甚招人喜爱。第二天早上,空气冷峻了,大片的雪花恣肆起来。

我是个喜雪的人。推开房门,仰望漫天飞舞的大雪,喜不自禁。出门的时候,忽然想起,在大雪未来之前,有多人约定,大雪来了,结伴同行去踏雪赏景,可大雪实实在在地来了,却没有一个电话相约。想想如今世事繁杂,许多人忙碌于浮躁当中,不免徒生几分悲凉。

我走进田野的时候,已经是皑皑一片了。苍茫的天穹中,雪片迷乱拥挤,各自跳着精致的舞蹈,似乎要选择最优美的姿势飘落而下。殊不知,无论多么优雅地飘落,落在厚重、深情的土地上,才踏实。雪片的纯洁,通透着世界,晶莹了万物。它们化入土,温润尘埃,滋养生灵,来得深刻却不图铭记,这怕是最纯洁的愿望和诉求。

我沿着阡陌小道,踏雪独行,茫然游走。走过田野,穿越河流,天地更加广阔了。站在低矮的山冈上,我看见前方不远的山脚下,静立着一座孤零零房舍,恍若还有缕缕的炊烟升腾。那一刻,我的心沸腾起来,莫名的冲动促使我急步走去。

接近柴门的时候,两只彪悍的黄狗突然窜出来,瞪着警惕的眼,冲我发出严厉的警告。一位老人拉开房门,喝声过来:“这天气,来的必是客,快回屋。”

这话似乎是对狗说,也好像是对我说。两只狗乖顺下来,对我摇尾亲热。

我随老人进了屋。这是一座木板搭建的房舍,空间不大,放置的生活用品齐全,屋子中间

一炉燃烧着的木柴,闪烁着暖暖的火光。

我和老人围炉闲聊。“一个人吗?”我问。老人笑笑说:“还有两只狗。”“家是哪个村的?”老人依然眯眯笑:“村子不远,这儿就是家。这房子是林站盖的,原来我哥是护林员,他有家有口,年龄也大了,前几年他回村,我接了班。我独自一人,无牵无挂的,这差事适合我。”“一个人孤独吗?”“习惯了,挺好。”“每月多少报酬?”“六百元,足够了。”“下雪前有人来看过你吗?”老人摇摇头,转而又笑,“你这不是来了嘛。”

忽然,我心里酸酸的。

此刻我的心里没有了丝毫的喜悦,只有隐隐的悲怆与酸楚的牵念。因为那份寂寞执着的守护,我只能送上几句微不足道的问候。祝福,但愿能成为冰冷世界里温暖老人的安抚。

老人站起身说:“我该巡山了。”

我有些惊讶,“这种天气也去吗?”

“一天三次,这是护林员的职责。”

“大雪封山,又没人来监督,少一次谁知道啊。”

“护山护林,以防万一。这事靠自觉,得对住良心。”

精神饱满的老人出发了,身后跟着两条壮实的狗。

几行坚实的脚印沿着山间野道,向山林进发,渐行渐远。我目送着他的身影,心里默念,山神保佑,一路平安。

大雪依然风情万种地飘舞,天地间真实地白了。大雪覆盖,遮挡了许多落寞和阴霾,却抵挡不住一两声乐观豁达,热情似火。

下雪白,天地辽阔,山野如银。我曾经来过,就是最美的遇见。收获珍贵的雪中风景,是幸运,也是修来的缘分。



## 内心有诗意

◎严堯

最近,我加入了一个讨论群,主持人经常向大家一些奇怪的问题。

有一次,主持人给出几个道具场景,让大家看看各自想到的是什么画面:一间房屋,一横梁,一个人,一挂绳,一只小板凳。

看到这个问题,我的第一反应是,这个人要自杀。他一定是对这个世界极度失望,所以才选择了这种决绝的方式。他把绳子拴在横梁上,双脚蹬倒小板凳,当头伸向绳套的刹那,他是否有一丝留恋?我替他难过,因此不想说出自己的答案。

此时,另一位网友已经发言。他说,这个人是在躺在小板凳上睡觉,手里玩弄着绳子……还没说完,就遭到大家的反驳:“这是一个小板凳,怎么能容他躺下来呢?”很快,又一位网友猜测:这应该是一间手工作坊,横梁下,这个人坐在小板凳上,正在编草绳。这个回答有点意思,但一想到整天单调地劳作,又让人多少有点郁闷。

正巧,儿子跑过来玩。我随口拿这个问题来考他:如果有一间房屋,一横梁,一个人,一挂绳,一只小板凳,你会想到什么画面呢?儿子不假思索地说:“荡秋千啊,梁上垂下来一根绳子,绳子上挂着一个凳子,凳子上荡着孩子,多好玩的事。”

我震惊了,这是一个绝对想不到的答案。原本似乎是悲剧的事情,一下变得浪漫富有诗意。成年人往往以经验去评判和分析事件,所以,事件多是枯燥且严肃的。孩子内心澄澈,他们所看到的世界,是美丽而缤纷的。

世界的模样在于你凝视它的目光,你所见到的都是你内心的投射。让我们用澄澈的眼光去凝视世界,不要因为成长而丢失了内心的诗意。



雪后银杏

心韵作

# 说三不道四

◎高准记

闲着没事做,胡乱诌了一个《该扔就得扔》。自己又看看,觉得词不达意。其实,想说的就是,人生取舍看着容易,其实不然。被取舍往往可悲,但不取舍又不可能。

去年这时候,胡乱弄了一个《选择的味道》。联系着想,取舍在于选择,选择在于取舍。我最近讨厌作选择题,如有一道题是:“为什么要吃饭?”答案有四个:不饥,有劲,健康,长寿。任选一个。选哪一个都正确,哪一个都不能得满分。

由此又萌生一个话题,换位思考与角色互换。乍一看,两个东西差不多一样,实际上差距太大了。角色不互换,就不可能有换位思考。角色互换,实不可能,即便可能,也很难。男人换女人,换不成;女人换男人,也换不成。官换民,民换官,上换下,下换上,原告换被告,被告换原告,基本不

可能。为了解脱自己的窘迫,要求别人换位思考,无异于痴。

扯远了,赶紧回来。让我对三字产生兴趣,源于电视上每隔一段时间,就放一回《三国演义》,一放就想想,那里边三真多。三顾茅庐,三气周瑜,三英战吕布,三足鼎立,三马同槽,等等等等,故事编得气场宏大,精彩动人。骂阵时,说吕布三姓家奴,切齿而又入木三分。作者让男人们带着三字,不停脚步演绎壮怀激烈。

说三道四,是个贬义词,那咱今天就光说三不道四。翻翻字典,带三的成语数不胜数。三人成虎,三教九流,三尸亡秦,三寸之舌,三天打鱼两天晒网……褒贬都有。近年来又有“小三儿”一词,颇为流行,是不好听。不好听也不中,就有这东西,不听也得听。文化源于生活,有生才有活,不生就不活,活了才懒,乱了才跳。社会上有的,文化上必然会有,二者同行,不会走散。

有点蹊跷,带三字的女子,不奇就烈,不孝就贤。《红楼梦》里的尤三姐,评戏里的杨三姐,《五女拜寿》里的杨三春,现代电影里的刘三姐。哪个不让人敬,不让人爱。我就想不明白,为什么老是三姑娘威风,三姑娘聪慧。就是山西洪洞县的苏三,虽流落风尘,谁也不能说她是坏姑娘。是不是大文章家们,对三字有所偏爱,让带三字的女人们演绎多情仗义?

再想自己,每每提笔,多是三纸无驴。就拿这一回说,不但没驴,连马也没有。没有就没了,咱说三不道四,瞎扯不八道,去虚伪吐真言。

末了,再啰嗦一声,愿世上再多一些带三字的好女子,更多释放正能量,造福子孙。

◎张大壮

要说酒到酣处,就得既有量、又有意境,最好的感觉就是微醺,飘飘然欲随风而上,蒙蒙兮似雾中看花。此刻仿佛心中有歌,旋律在脑子里回想着,你会觉得浑身酥麻,面目表情生动,脸上的面具会逐渐变薄至融化,心脑分离,情感和理智在决斗,什么真真假假通通抛诸脑后,就想笑啊,笑啊,一刻不停,然后一遍遍倾诉,一遍遍回忆,从清醒到喝醉,从喝醉再到清醒,就在这来回往复之间找到与此世的和解之道,感觉一颗心好像在活生生的人世飘荡千万里,大有“鲜衣怒马闯江湖之”之势。纵使这世上有“鸿门宴”上波谲云诡的酒,有“杯酒释兵权”时无奈的酒,有“金樽共汝饮,白刃不相饶”这样杀气腾腾的酒,亦敢“会须一饮三百杯”,“醉笑陪君三万场,不诉离殇”。

心中花渐开,世间的一切从未如此美好。

少年时醉酒,“乾坤旋转地如天,酣畅淋漓尽狂言”;壮年时醉酒,“琴心剑胆入酒肠,凡尘万念不相妨”;也许到了老年时醉酒,就只能“把酒品蟹赏菊黄之艳”了。想一想,人生短短几个秋,不醉不罢休。然杯空过往,都是梦一场,须臾之间,酒醒千年,清风拂面,照面又千年。

## 杯中日月长

大概没有什么比酒更能快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了。

旧友重逢,三杯两盏下肚,数年间空分隔产生的疏离感,随着吐词报上几句,全都化作一片烟云,酒到深处,往事更是历久弥新,清晰可触。新交初聚,推杯换盏之间,那股辛辣中蕴藏的绵柔,也总能消释心中戒备的坚冰,体味过的人方知其中的韵味悠长,妙不可言。就连朦胧中的男女,也少不得借酒壮胆,以醉掩饰,要怎么说“风流茶说合,酒是色媒人”呢。

古往今来,多少不第举子,失意官宦,风流文士,都沉溺杯中不能自拔。他们或独酌,或对饮,把酒言欢,借酒消愁,从大漠苍茫到春闺梦里,从高山之颠到海之天涯,什么七绝圣手,宝马香车,管它是与非,忧和愁,都在嘴里化作诗和故事,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佳句。酒是诗人孕育灵感的温床,饮酒的人未必都能写诗,但那些格律中的神采之笔,又有多少不带着浓浓的酒气?唐朝的文人聚会常常是文酒之会、诗酒之席,诗即是酒,酒即是诗,所谓“不有佳咏,何伸雅怀”?唐诗与酒密不可分,就像我们谈起李白,总少不了那句“斗酒诗百篇”,就连余光中也说他“酒入豪肠,七分酿成了月光,剩下的三分啸成



## 二姨

◎赵宏庆

变钝,刚好头发上的油可以滋养它。”

还记得那个大雪封门的腊月里,照顾我们三个孩子吃过午饭后,二姨让我们钻进被窝,讲故事给我们听。故事刚刚开始,耳尖的表妹就听到大门被轻轻叩响,我们都以为是北风。二姨不放心,跑去一看,门外站着吃饭的老人。她二话不说将老人迎进屋,先给老人倒热水洗手洗脸,紧接着和面做了一锅汤面条。满身冒汗的讨饭人临走时,二姨顺手把家里仅有的几个花卷馍和蒸红薯塞进老人的布袋里,还脱下一脚上的新棉鞋包好送给老人,自己重新穿起补了几个补丁的旧棉鞋。门内的热情和门外的寒冷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身教重于言教,雪中送炭,关爱贫寒人是二姨送给我们的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。

2007年冬天,一场感冒压垮了80多岁的外婆。母亲、大舅、三姨都有工作在身,二姨主动承担责任,和务农的二舅共同照顾外婆,好让其他姊妹安心工作。年轻时操劳过度,外婆落下了胳膊疼的毛病。冬夜漫长寒冷,二姨衣不解带,只要听到外婆轻微的呻吟或喘息,就立刻起身,两小时给外婆翻动一次身子,三小时更换一次热水袋里的热水,四小时喂一次吃的,给外婆做柔软的手撵面条,调制可口的蔬菜辅食……病床前九个月,母亲姊妹五个体重都有减少,二姨消瘦得最明显。

爱出者爱返,福往者福来。70岁的二姨因为糖尿病和帕金森的折磨,瘦弱无力,好在二姨夫已从工作岗位退休,昼夜不离左右,孝顺的儿媳妈长妈短少食多餐地尽心照顾,子孙女读诗唱歌,表演外面世界的精彩……

二姨的能干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。她当妇女队长的时候,白天挣工分,晚上纳鞋底,给婆家娘家十几口人做鞋子。昏黄的煤油灯下,二姨右手的顶针最新闪亮,5尺长的麻绳在她手中渐渐变短。很多次,我和表弟妹梦醒解手,看见她还在忙碌,昏黄的煤油灯把二姨娇小的影子投射在墙上,温馨柔和。每缝一会儿,二姨就会利索地把纳鞋底的大针在头发上捋一下,她总是笑着说:“缝衣针用得多了,就会